

# Un violon sur la mer

一把提琴、异国之恋、大海风暴、千里之隔、时光煎熬……坚守还是追逐？  
这是一份惊心动魄的爱，这是一场洗刷灵魂的成熟礼

【法】吉尔伯特·博尔德(*Gilbert Bordes*) 著

尹彪 译

## 海上提琴师

Un violon sur la mer

# 海上提琴师

【法】吉尔伯特·博尔德(*Gilbert Bordes*) 著

尹彪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海上提琴师 / (法) 吉尔伯特·博尔德著; 尹彪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6  
(2017.8重印)

ISBN 978-7-5500-2230-0

I. ①海… II. ①吉… ②尹…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4190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117

Copyright © XO Editions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天雪文化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海上提琴师

HAISHANG TIQINSHI

---

|       |                                  |
|-------|----------------------------------|
| 作 者   | [法] 吉尔伯特·博尔德 (Gilbert Bordes)    |
| 译 者   | 尹 彪                              |
| 出 版 人 | 姚雪雪                              |
| 责任编辑  | 安姗姗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
| 邮 编   |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          |
|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
| 字 数   | 27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2230-0           |
| 定 价   | 39.80 元                          |

---

赣版权登字 05-2017-15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Part 1*  
弗兰切斯卡  
/001

*Part 2*  
伊丽莎白  
/101

*Part 3*  
塔拉索女伯爵  
/235

*Part 1*

弗兰切斯卡





## Chapter 1

1869年9月，纽芬兰岛，大浅滩<sup>①</sup>。

“右满舵，船要偏航了！”

埃里克·波利莱克站在“波尔内”号的船栏边喊道，人们都称他为“老手”，尽管他的年龄并不大。时下正刮着东南风，这种从南面吹来的风极具危险性，现在它越来越强劲。船长把头埋在肩膀中间，以一种藐视的眼神望向大海，浑身已经湿透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了。他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发布着他的命令，洪亮的声音压过了波浪与大风的怒吼。“波尔内”号船身向左倾侧，在笼罩着海面的灰色水雾中前行。这个海上老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天际，那由大浪的浪尖形成的白色涌潮。变化多端的风使得船首巨大的三角帆和用来增强船只稳定性的前帆支撑杆咯吱作响。海浪已经冲进了船上的纵向通道里，冲刷着船桥和舷梯。三个水手用缆绳紧紧拉着舷梯，想让它稳定下来。一些水手已经用粗布挡住了船上的开口，又关上了舱门，用绳子把能移动的东西固定，还建造了一座小坝来隔绝水和那些容易变质的食物，腌过的鲑鱼被堆成一米见方的正方体，用粗布盖着。

波利莱克盯着熟悉的纽芬兰海域。他们需要设法避过这些表面看起来平静

---

① 大浅滩，亦译作大岸滩、大濞，是纽芬兰之东南方北美洲大陆架上的一个海底高原。

大浅滩是大西洋北美大陆棚的一部分，位于加拿大纽芬兰岛南部和东南部。这个地区的水深相对较浅，由25至100米不等。拉布拉多寒流在这里与墨西哥湾暖流相遇。南北长560公里，东西宽675公里。平均深度55公尺，局部达180公尺。为国际渔场。

的大暗滩。紧紧抱着桅杆的水手嘟嘟囔囔地抱怨着大风的突然袭击。剩下的人形成一条流水线，用长柄勺舀出存放鱼的贮藏舱里的海水，把结着冰碴的海水灌在沉重的木桶里，再从船栏上将海水倒入大海。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随便一个波浪就能把二十多个船夫一个渔期的努力化为乌有。

这已经不是老手第一次遇到暴风雨了，不过这次的情形却让他心惊胆战。他在思考，是不是应该把握逃跑的机会，就像其他船一样躲在就近的海湾里？不，波利莱克始终相信自己是最强的。他喜欢一个人面对危险的局面，他喜欢挑战大海。有多少次，他的勇气，临危不乱的头脑和航行了三十年的海域经验帮他死里逃生。但是今晚，他迟疑了。他忘掉了自己在班波尔父亲那里得到的圣·伊芙奖章<sup>①</sup>。船上的窟窿越来越大。

“波尔内”号由抗风斜撑支撑着，时而垂直地立在海浪中，时而立在浪花白沫的顶端。船在大海中漂浮着，桅杆时不时地猛然晃动。波利莱克知道任何轻微的风眼与涌潮都能使沉重的帆船触礁，使它90度翻转，然后毫无疑问地被大海吞没。时下他关注的焦点是海水会不会损坏到货舱里30吨的腌鳕鱼。就在此刻，一股大浪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把“波尔内”号拽向右边，随后又撒手使它复归原位，像狡猾的老猫玩弄着受伤的老鼠。船身前后摇晃、上下起伏，像是在打瞌睡，又突然间惊醒。

“去把大三角帆拿来。”

船身开始整个摇晃、震动，饱受创伤的内部木板不堪重负地号叫。后桅横桁的响声就像管风琴的低音，中帆横桁则像在吹口哨，紧绷的帆布吱吱作响。周遭的声音就像是群鸟的叽喳声。老手观察着前方的雾气，期盼下一次的短暂平静。他想到了那些再也没有回到班波尔的船：“不勒威尔”号，“皮埃尔班”号，“富兰岗”号；想起那些没回来的人，那些曾经对大海了如指掌的朋友。他问自己，

---

① 圣·伊芙奖章，是当地航海界为奖励勇气可嘉的水手而颁发的奖章。

在还有时间向圣约翰港湾放出缆绳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过度自信而放弃靠港，导致了现在身处危机。

“右满舵，小心点！别让船撞上东西。”

名叫罗兰的舵手，尽其所能地遵从船长的命令。他的副手马尔卡罗，帮他把持着齿轮以防止船偏航。但是船上的窟窿越来越深，海水通过这些缺口涌进船舱。这时又下起雨来，夹杂着冰霜，倾盆大雨盖住了船上的融雪剂。在纽芬兰，冬天来得总是很突然，即便现在正值8月。老手想起了他在班波尔的妻子玛丽和两个儿子，波勒和路易。波勒，在十岁就梦想能成为“波尔内”号的水手，随父亲一起出海。埃里克本想过两三年就将他带上船，但现在一切都不用着急了。

水手们在冰水中涉水而行，脸上结出了冰霜。一些水手会因为身上的冻疮和流着血的皲裂而感到疼痛，常挂着一副怪异的鬼脸。当务之急是加固他们的小堤坝来阻止海浪进入储存腌制品的船舱。水手们四处走动，在这不停对他们施以威胁的水中显得局促不安。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合眼，刚刚才吃过这两天来的第一顿饭。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烧酒。他们的身体已经习惯用酒精来驱赶寒冷。由于少了这种日常的饮品，湿气正吞噬着他们的气力。波利莱克站在船桥上，面对着他曾无数次咒骂而又深爱的大海。“波尔内”号前后颠簸，但船的主体还保持着稳定。经历过30年来多次的暴风雨，这艘木制的船还依然稳固。船长自言自语道：如果负重更轻的话，他的船可能更好操纵。

接着风好像突然间变得软弱无力了，这是风暴平息了吗？是这场考验的结束吗？眼前的景象是波利莱克在整个纽芬兰的航海生涯所未见的。一个巨大的海浪在地平线上集聚。这是一道竖立在海面笔直的墙，慢慢地向前移动，吞没了所经之处的一切。一堵水墙，就像布列塔尼的花岗岩那样坚硬。显然“波尔内”号躲不过它。

波利莱克看到这样的情形在胸前用手画了一个十字，罗兰和马尔卡罗也做出相同的动作。随后骄傲的船长盯着眼前大浪慢慢地将所有东西吸入，吞没。

水手们听过这个怪物的存在，但从来没人和他们仔细说过，或许因为亲眼看见过它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过。船长一言不发，不再发放指令。此时此刻，他们就静静等待着，心中祈求着圣·伊芙。

大浪继续靠近，就像在刻意保持着它表面的平滑。它继续扩张，变成了一座顶端没入雾气的大山。风对它也丝毫没有阻挡之力。波利莱克紧紧地抓住船栏。他想起了他的儿子，他的妻子——温柔贤惠的玛丽，想起了他在班波尔的房子，他的朋友们，想起那些在岸边等待自己的人们……

这艘三桅帆船就像被从窗户扔出的一个包裹一样瞬间坠落在海浪中，但愿橡木材质的船身在海浪的冲刷下能挺得住。甲板上的人们又把头缩进肩膀中。船舱里的水手因为没看到这种情形，还在继续往外舀水。对于这样的大浪，或许看不见更好。海浪的强烈冲击使得上桅帆的重量都压在桅杆上，中桅帆被拦腰折断，海浪卷走了几个抱着沉重的方箱子的手水手，与此同时海浪也涌入了底舱，四处都是水手们的尖叫。

船体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无力呻吟。船身开始下沉，因为自身的负重而被活生生地折断。厚橡木材质的船板也被解体了。波利莱克在光滑的甲板上紧紧抓住一根被风吹来吹去的缆绳开始为自己进行涂油仪式<sup>①</sup>。等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另一面水墙正缓慢向他们移动，马上就要和“波尔内”号相遇了。大浪总是结伴而来，一个支撑着另一个，然后接着完成同伴已经开始而还未完成的工作。

埃里克·波利莱克曾经想过很多次这个场景，每年经过大浅滩的时候他都会想。他曾经坚信他的勋章能给他提供庇护，能够保护他的船。他曾经无数次战胜他早已毫不畏惧的大海。然后，等待更多接踵而来的挑战。

他大声喊道：

---

① 涂油仪式，是宗教为临终者举行的仪式。



“右满舵，快向右打满！”

罗兰和马尔卡罗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愣住了。这样的—个迟疑就可能导致翻船，使船葬身于大洋之中。

“快右满舵！”船长看着水墙接近再次喊道。

这次，他们遵从船长的指示完成了操作。因为他们知道，每当危急时刻，即便自己感觉命令是错误的，还是应该毫无抗议地遵从船长的指令。“波尔内”号向右转向，船身已经倾斜成45度角，然后又重新回正，就像是一头被投枪扎中的公牛。它在和大海抗争，破浪前行，一堵水墙被分成了几面水墙，这时一股大浪涌向船桥，向水手们冲去。波利莱克看着水手们被甩到了满是水花的空中。到处都是叫喊声，越来越多的叫喊声……

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大浪已经过去。船向大洋深处下沉，船身已经失去平衡，以自己为中心原地打转，然后陷入大海。直到被大海吞没。

在班波尔，在1869年的10月，消息总是传得很快。因为每当纽芬兰归来的船只靠岸，卸下船上的鲑鱼总需要很多的人力。一些脚夫和短工会加入船员的队伍一起把腌过的鲑鱼运送到内陆的晒场。在这些劳作的人群中夹杂着出海的捕鲑渔夫的孩子和老婆，焦急地等待着自家船只的靠岸。

“‘超级’号？我们在海上碰到它了，它最晚明天应该到了。它这次打了—很多鱼所以它走得慢。”

“‘蓝色王子’号？它上北边了。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应该这周末能到！”

玛丽·波利莱克也在他们其中，她拉着两个儿子的手。但是人们最近都没有碰到“波尔内”号。

“我们8月末的时候离它很近，但是后来它去公海了，因为埃里克熟悉那些鱼多的海域。自从他发现了这些地方，每次出海他都会去，已经成习惯了。我们之后再也没有碰到它，但你也知道他总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他说的玛丽都知道，然而，她还是不能平静下来。这个秋天，不同于以往，

她晚上常常做噩梦然后半夜惊醒。她每天为埃里克和他的船员们祈祷，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祈祷不再指向某人，而是指向经常帮她的那个保护神所在的天空，一片空白。她害怕了。

波勒在母亲身旁急得跺脚。他喜欢在船的周围打听消息，听捕鳕渔夫们之间的交谈，听那些他羡慕的小水手的谈话。他心想，很快他的父亲就要带他出海了，他崇拜父亲，在他眼中父亲是完美的，他想做一个父亲那样的人。或许还需要几年的耐心等待吧……

在10月末的时候，“波尔内”号还是没有回来。玛丽整天在港口等着，望着空旷的大海。其他人试图安慰她，却私下心里怀疑船已经遇难。

“它应该北上去拉布拉多<sup>①</sup>了，风向不利于航行，它错过易航期了。他可是老手中的老手了，总能化险为夷。”

“在我看呀，”另一个人不确定地说道，“他南下带着他的货去波尔多了，那儿能卖个好价钱，他应该会晚回来一些。那边盐很稀缺……”

在11月中旬的时候，玛丽心里已经明白：“波尔内”号再也回不来了。这种事每年都会发生，一只或几只船在大海中失去音信，但现在，人们还在想着埃里克·波利莱克，这个港口最好的水手，某天能够忽然回来。

从这一天开始，玛丽穿上一身黑衣，就像班波尔很多的妇女那样，她穿上了代表丈夫非正常死亡的寡妇的服饰。贪婪扼杀了她的丈夫。从今往后，她需要辛苦工作来独自养活她的两个儿子。

波勒，在他的年纪，已经具有了意志坚强和执着的品质。父亲的消失对他打击很大，但是他却从不表现出来。他怨恨大海，因为它夺走了他心目中不可战胜的父亲。他常常会带路易到沙滩去，然后指挥他用木棍击打海水来惩罚它。他这一生都将保留对班波尔最大的贸易——渔业的怨恨。作为学业极其优秀的

---

① 拉布拉多为加拿大东部沿海城市。



学生，从这时起他决定以后走学习这条路。玛丽在一个制作帆布的工坊得到的微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这个家庭。波勒强壮的身体使他兼工成了一名港口上的脚夫。大人们喜欢这个倔强的孩子。

因为整日工作，玛丽原本就脆弱的身体吃不消了。在1880年的时候她因结核病去世。而他的两个孩子在布雷斯特过着艰苦的生活。波勒学习医学，而路易准备他的大学入学考试。直到他们的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都才有时间回来班波尔。在葬礼过后，兄弟俩在房东即将收回的小租屋里清算着他们的财产。在衣柜的一个抽屉里他们找到了一本圣经和一块路易从来没有见过的奖章，波勒记得这是父亲的奖章。它代表着圣·伊芙，是埃里克·波利莱克最后一次出海忘记带的吉祥物。玛丽一直认为船只的失事是因为这次疏忽。

“如果你没意见，我拿着圣经吧。”路易说道。

“行，我就保管这块奖章吧。”波勒说道。

波勒在1884年宣读了希波克拉底誓言<sup>①</sup>。之后他在布雷斯特的医院工作了几个年头，因为他不想抛下大学学业还没有完成的路易。之后，兄弟俩都回到了班波尔，路易利用一个老医生退休的机会定居在了圣布里厄，波勒接手了戈耶医生在布勒斯尼克的诊所。波利莱克兄弟俩跻身于社会的上层，靠捕鱼为生的生活结束了。

波勒重新找到了快乐。

---

<sup>①</sup>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希波克拉底告诫人类的古希腊职业道德的圣典，是约2400年以前中国孔子时代，向医学界发出的行业道德倡议书，为从医人员入学第一课要学的重要内容。

## Chapter 2

1908年3月初。

亚纳沿着海岸边的峭壁散步。他的马跟着他快步走在供人们散步的小路上，早上这个时候小路上人烟稀少。在他的对面，波黑哈提岛在浓雾中若隐若现。他张大口呼吸着海边特有的气息，然后慢慢呼气使气息平息。海鸥在空中滑翔。打鱼的船都已经收起了帆布停靠在港口内。一些看上去飘忽不定的小船零零散散地停在海岸边。据说班波尔的名字就是住在这些阴暗船舱里的捕鳕渔夫起的。以捕鳕鱼为生的人们，在冬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开始准备他们的下一次出海。

波勒医生的儿子每年都会混在港口的人群中看着这些巨大的三桅帆船慢慢驶出港口，然后借着风力进入公海。他们会离开长达几个月，船上划船工们迫不及待地再次看到纽芬兰渔场寒冷的海水，他们站在船桥上朝岸上的人们挥挥手以示告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活着回来，大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想那个回不来的人是自己。

亚纳停下脚步骑上马，望着远处在太阳光下白浪翻滚的公海。现在的风很温和，天空中云彩的颜色变幻莫测。闪闪发光的海浪相比冬天已经和缓了许多，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现出绿色和蓝色的色彩。亚纳喜欢在海边将目光投向地平线然后静静倾听海的声音。然而，他到现在还没有出过海。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法国内陆。

亚纳骑着马转过身来。他的叔叔，路易·波利莱克，和婶婶萝丝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中午前会到访。波勒和路易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一



碰面就不停地斗嘴。兄弟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亚纳的爸爸波勒是个朴实的人，喜爱运动。而路易，与他的哥哥不同，发福的身材，钟爱美食和美酒。他钟情于制作帆船模型。然而，路易却从来没有上过船，即便他家的背后就是公海。当波勒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的时候他总是以“家庭的返祖性<sup>①</sup>”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这是两兄弟间永无休止的争论。

“我想你可能是在这个年龄犯思乡病了。但是你忘了‘波尔内’号的失事带给我们的苦难了吗？你忘了我们可怜的母亲整天穿着一身黑衣了吗？那时你才四岁我十岁！你难道忘了我们要每天干苦力活来付我们的学费了吗？”

“我没忘。”路易反驳道，“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学着接受它，这正是我做帆船模型的用意。”

大风驱散了天空中的乌云，温和的阳光洒在这个幽谷地形的村庄上。亚纳骑马飞奔了五公里直到完全离开布勒斯尼克。他的右脸颊上有一块小时候被狗咬而留下的伤疤。他的父亲已经为他制定好了人生的道路——当一名军人。这将切断亚纳与海洋的联系。父亲的话回响在他的脑畔：“在19岁的时候，干什么都比当一名捕鳕鱼的渔夫强。”医生的职位已经极大地提升了父亲的社会地位。他希望他的独生子能够继续这个上升的趋势。而陆军军官学校将使得亚纳达到波利莱克家族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

时候已经不早了，亚纳在勒纳合德黑耶路上转了一圈，然后骑马经过了“吊死者之屋”，这是一个已经被遗弃的房子。他的主人是乐黑耶先生，他拥有一座罐头工厂并且以吝啬而闻名。自从他的房客在屋子里吊死之后，没有人愿意再租这个房子。死的房客是一对朴实的菜农夫妇。村庄里的人们传言那座房子闹鬼。就在这时，亚纳惊奇地发现蓝色的烟从房子的烟囱里冒出来。

他停下马来，往回走一探究竟。一辆套在一匹弯腰曲背的老马背上的马车

---

① 返祖现象是指个别生物体出现了其祖先所具有的性状的现象。

停在那里，旁边有两个男子，一个非常年轻，而另一个大约有五十来岁。他们正在从车上往下卸东西，一些家具和一些装衣服的包裹。同行的还有两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些较轻的东西。亚纳完全不懂他们之间交谈的语言，他认为他们说的应该是意大利语。他下马向房子走近。年龄大的那个男子个子很高，棕色的皮肤，一双如隼眼般乌黑的眼睛，他细腻的手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工人。另一个男子年龄小，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

“你们搬来这里了？”被亚纳打断的人们怔怔地看着他。

年长的男子停下脚步，用手捋了捋他黑色的头发，警惕地看着眼前这个好奇的年轻人。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年长男子用带着意大利口音的法语回答道。

“这座房子有很多传言，”亚纳继续说道，“但是这里的人们都很迷信，你们不用太在意他们说的。但我想这个时节你们完全可以在村子里租到一个更加舒适的房子……”

“您不用管我们的闲事！”这个外乡人斩钉截铁地说道。

亚纳对于这个意大利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很是惊奇。他可不像其他的意大利移民一样。男孩站起来重重地看了亚纳一眼。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孩从房子里走出来。

亚纳完全被女孩的美貌震慑了，美丽的脸庞，用精致的发卡盘起来的黑色秀发，曼妙的身姿，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突然冲向心头。他的喉咙似乎打了结，呼吸也变得急促。女孩站在他的面前一动不动，听到屋内人的呼唤也不为所动。这时一个长脸的女人走过来打破了女孩对他的吸引。她以责备的语气对女孩说了几个字。亚纳向他们问好之后重新上马踏上了泥泞的小路。

路上，女孩曼妙的身姿和女孩的目光始终萦绕在亚纳的心头。他返回家的时候甚至没有注意到：位于村子中央，被那时对自己平凡出身感觉不安的父亲



买下的精致的大房子。

他回家时，他的叔叔路易刚刚抵达。亚纳能认出叔叔的汽车，因为它处处彰显着其主人的傲慢。路易，他的妻子萝丝，还有他的女儿们今晚将在这里过夜，明天才起身离开。家庭聚会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便是亚纳在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婶婶喜悦的目光下弹奏音乐。但他的婶婶却不能接受丝毫对她女儿客观的评价。柏丽娜已经学习了钢琴，马尔泰则学习了小提琴。但是姐妹俩对于音乐却丝毫没有天赋可言。

亚纳脑海中满是那个陌生女孩的样子，在与叔叔一家拥抱之后坐在了父亲旁边的位子，显得心事重重。刚一落座，路易便开始讲他最近的帆船模型，一个他耗费一年时间完成的捕鳕渔船。

“最困难的就是制作帆布了，他说着显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我找不到既薄又和真的帆布一样密度大的布料。”

“真是无法理解。”波勒挖苦道，“你怎么能花费这么多时间来琢磨和制作那些小玩意儿呢。”

“那在你看来，赶鸭子是一个更好的差事喽？我至少不会无趣到去和动物较劲！”

他们又变回了那两个在港口上跺脚来取暖的孤儿，他们之间总是有无尽的斗嘴。这过去是他们之间用来表达互相的情感，来表明团结一致应对生活的挑战的游戏。亚纳喜欢他的叔叔，喜欢他的坦率，慈爱的目光，和他简洁的玩笑话。

一家子人整天都沉浸在欢乐中。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波勒医生不营业的情形。在陪路易的上级德·迪文·布顿先生游览了一圈之后，波利莱克兄弟俩又开始了关于政治永远没有结果的讨论。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和谐话题。每当这时亚纳就开始拿出他的小提琴，去和他的堂妹们弹奏了。

亚纳的妈妈叫约瑟芬，高个子，每一步都能显示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及有钱人出生就带的那种优雅。她平时就是丈夫的副手。弟妹萝丝出身并没有